性善堂稿

三

詳校官庶吉士臣翁樹培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欽定四庫全書

性善堂稿卷十一

劄子

上本路運使諸大鐵劄子

宋　度正　撰

伏荷自今正中天氣清明恭惟都運太丞郎中龍圖禮侍自將春華發越神所相勞台侯萬福正伏審疏恩北闕換節東川建臺以來曾未旬浹號令所暨風采一新東川之民往時欲得之尚不能得今遂得之豈勝欣幸

正自聞報誠以得托照臨喜至欲舞急欲擘一箋少見
此意又念四方書問必萃此時正也亦復汲汲以無益
之詞上浼崇重仰勞裁答誠不足為勤秪足為罪故少
遲之耳頃自邊釁一啟調度繁興數月之間公私之積
幾於掃地意者陛下念東西兩川蜀之根本空虛何以
為國況漕輓之寄斟酌斂散審量緩急猶不可輕故遴
選老成練達儒效章著如執事者扶持而全安之耳一
道之人上而士大夫下而匹夫匹婦無不習聞盛德之

譽傾耳拭目皆望初令有以少寬之不啻如飢之欲食
如渴之欲飲也旬日以來竟未有所聞獨聞以百姓所
出夫錢之緩專差十數輩黃衣下諸郡督之聞者無不
錯愕失望今距開禧用兵數月未逺百姓再出此夫錢
極是不易然指揮既下初無敢不從者但富者取諸其
家貧者未免取之於人今所在富者少而貧者多貧者
非鬻桑麻鬻田宅則不可辦方其鬻也緩之則價必平
急之則價必賤十千之物五千鬻之則是官科五千者

百姓已受十千之害矣而可不恤乎然正竊謂此必非執事之意必出於進言者之過何者豈有愷悌君子至明至恕而乃不察此也進言者必謂近來邊報日急收合散亡其費甚大此錢不可復緩正竊謂不然正聞之道路自敵侵大散侵天水侵皂郊侵成州侵西和公私所藏其陷没者不知其幾千萬萬至於般運錢糧為畔亂之人所奪者亦復不少由此觀之前後致敗皆由諸將措置乖謬即非錢糧闕乏今所科百姓夫錢已納者

亦及六七其貧而未足者少寬之半月一月亦似未為過也況近來總領所行下已自得旨通用三界錢引每界為錢三千六七百萬前去年既已抄印在庫今方施用何由便致闕乏敢望不憚改令抽回所差人使州縣稍寬限日百姓不至慌忙窘急亦自拜賜耳執事下車之初所差人未測台意淺深未敢玩狎威令未敢放肆無禮州縣若自今凡有行遣一一差人則其未必至凌辱官吏無所不至耳去年總所行下取撥舊欠動以一

日為限下邑介於大山之間非舟車之會日收止於見
錢縱有錢在庫兑錢引亦數日而後足因移書幕府委
曲備述此意其後行下但令日下疾速解發不拘一日
之限督促之中稍有通融之意最為得體方此調度之
際自非懵然無知識者何敢不盡心盡力自取罪戾正
自去歲至今略計補解增解之數無慮七八萬下邑壤
地褊小一路之中素號闕乏能自如此亦不少耳令者
切望詳察特賜指揮凡事不泛差人且斟酌適中之令

使州縣可以奉承如其庸鄙上則忽慢王事不能趍赴
軍期下則殘虐百姓不能究宣德意擇取其尤甚者一
人聲其罪而按發之又誰敢不畏服似誠不必黃衣四
出然後使之趨令也正向者幸甚得接英遊辱知愛甚
厚誠恐左右之人未達事體不能以盛德雅望為惜故
率易一言伏惟察其言之忠愛而亮之幸甚幸甚執事
所拘未得詣明臺躬受約束願言妙護粹和茂著勳庸
以前從槖之拜正伏紙忱叩

書

上王樞密謙仲書

四月一日具位度正謹薰沐裁書再拜獻于宮使樞密相公執事正聞天下有達尊三爵一齒一德一朝廷莫如爵鄉黨莫如齒輔世長民莫如德以言乎三者雖天下之所共尊而其實固不一也爵焉者施於朝廷而不及於鄉黨齒焉者行乎鄉黨而不及乎朝廷惟夫所謂德焉者合內外一貴賤而通行乎天下者也然爵之與

茲蓋有偶然而得之者偶然得之在人雖貌敬而心不服若夫仕極乎公卿之貴歷佐累朝號為元老而又盛德大業書行於竹帛而流於天下若是者不獨士大夫尊之而凡民尊之不獨中國尊之而四夷尊之不獨一時尊之而舉天下萬世尊之矣恭惟執事德量如河海踐履如金石行滿天下而益謙名滿天下而益恭其進而立乎朝廷之上也危言正論日聞於人主之前其退而處乎鄉黨之間也盛德大業日播於四方之遠正蜀

之書生少從先生長者游固已獲聞大人君子之盛德及長周游四方泛楚澤趨吳會講業閩中而翱翔乎江漢之間當世之所謂大人君子者亦既略識之矣獨未能竊伏下風而拱聽議論之末深以為恨夫古之士所以汲汲然自善其身者豈獨誦詩讀書而後為學哉凡天下之士道義之可師德業之可範巍巍然出於一世之表者苟能親其顏色接其詞氣薰習漸染有不知其然而然者矣況議論之餘正氣消蝕首白而尾黑首陽

而尾陰首君子而尾小人者比比皆是至於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夷險一心始終一操如相公者幾何人士不為君子則已士欲為君子而不見天下道德之士聽一言觀一行以自矜式寧不為自棄乎雖然志於富貴者富貴則趨之貧賤則去之若志於義理者貧賤由是富貴由是正之立志素不甚淺相公其俯而納之引而道之察其所以而警誨之幸甚幸甚正謹再拜上

上費尚書書

四月十七日具位度正謹再拜上書尚書給事侍讀修史執事正聞天下之所甚尊而重者莫如師而其所可信者莫如門人弟子師焉者道之所在而門人弟子者所以承斯道而傳之者也夫子負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以立於世天下從而師之者凡三千人顔子之禮樂曾子之一貫固已許之不疑矣自餘仲弓子路之徒或可使南面或可使爲宰或可使與賔客言一善之可

稱一能之可錄蓋門目而品題之無遺也夫子一日得政於魯宅未有所取而公西赤使齊原思為之宰使夫子得政於天下而復文武周公之盛則所謂三千子者愚知其必有以處之也孟子受業子思從者數百人其高弟弟子樂克公孫丑之徒尤其所深許者也樂正子用於魯孟子喜而不寐而樂正子亦汲汲然惟其師之稱樂正子非私於其師也其意若曰使吾之師而行其道於天下所謂數百人者庶幾皆有行焉耳逮漢之興

費直傳易伏生傳書申公傳詩戴德傳禮董仲舒傳春秋皆自孔氏而孔子之書賴之以存史氏從而系之曰官卿相者幾人官列卿者幾人官郡邑者又幾人所以歎其徒之盛而美其師道之不替也下而迄於唐其所以扶持斯道而振起之者莫如韓柳昌黎先生雅以師道自任故其成就者尤為俊偉而河東先生凡所指敎者亦皆有聞於世故唐之文物所以光明碩大駕兩漢而追三代者皆兩先生涵養作成之力而推挽之功也

伏惟尚書得孔孟之傳於千載之下表裏道德踐履純固自為布衣發言立論深極乎詩書之奧天下學者翕然師尊之簪履升朝天子置之經筵訪以學問非天民之先覺而何以先知覺後知以先覺覺後覺得其門而升堂入室者何限正固不肖固不足以測知萬一重念尚書分教遂寧嘗獲執經座下親道德之容聽正大之論不為不久不肖之資固不足以有立然至於循其師之說篤信力行終其身而不畔者亦或自許其庶幾焉

令者夫子當路於朝淵騫環列正也不逺千里一趨函丈附於由求之下以自獻其不肖之身或可使南面或可使為之宰或可使與賓客言惟夫子所以命使天下後世稱之曰尚書之門至某官者幾人至某官者幾人而同其善於天下且使漢唐大儒不獨專美於前夫豈惟小人之幸實師門之幸也傳曰顏淵孔子更相稱譽不為比周執事尚何疑狂斐若干篇具之别卷尚書其加察不宣

任尚書伯起書

九月一日具位度正皇恐再拜上直院修史詹事給事尚書執事正竊惟士之志于學惟道之所在而已道之所在學者從而歸之無遠近之間彼此之異也夫子生于魯魯之士從之齊宋鄭衛陳蔡之士亦從之以至秦楚之士亦莫不從之何者道之所在焉耳道之所在或數百里而從之或數千里而從之從之而質其所見質之而參其所聞日漸月摩以進乎道此之謂得其所從

未聞有非之者至孟子亦然孟子之徒數百人夫數百人者豈其皆鄒人哉亦四方之士耳近世濂溪明道伊川亦然蓋自洛而從濂溪者二程是也自閩而從二程者楊龜山游建安之徒是也道之所在豈必曰捨其鄉之人不從而從他人以為罪哉乃者斯道之傳蓋在朱子張子吕子三先生者同時並出鼎立天下天下有志之士皆起而從之故從之之士所得之多所造之深者散在天下蓋已不少正也不幸生于遠方又不幸年方

十五六時張子呂子已相繼殂謝獨惟晦庵先生在焉
士而不志于道則已士而苟志于道當是時也不先生
之從而奚從故聞其風而思見其人讀其書而思識其
言味其言而思得其心蓋如是者又十餘年于是慨然
內斷于心以決其行惟其貧約無車馬之資無王公大
人之援身披裋褐足躡草履口甘藜藿往返萬里寒暑
之所侵陵風雨之所震薄幾為道路之餧魂者屢矣蓋
是時偽學之論方熾士怵于利害畔而去者往往而有

先生察其來之遠壯其志之高灼其中心之無所畏而
外行之無所遷也于是接之加異焉窮其所已知而後
告之以其所未知極其所已到而後語之以其所未到
及其言之有會于心則欣然而與之言之于人而稱之
其所以博而約之者蓋無所不至而正亦退而自謂有
得于先生焉天下之士皆曰非卓然自立者未易至此
獨其鄉之人曰是蓋捨此而從于彼者于是或顯攻之
或陰排之襍然而起噫使先生而生吾鄉吾捨而他從

焉是誠可誅也今道在先生而先生居于彼吾能不以
其遠而往從之是盖得其所從者而吾何罪且士之志
于學未嘗不欲見諸用然用與不用是有命焉使其果
不見用于世則存心養性以自修著書立言以自樂要
使沒世而名不泯于後斯已矣雖然謂其捨此從彼而
排沮之者此特一國一鄉之私論云爾也推之天下則
有公論在伏惟尚書遊從于先生為最久造詣于斯道
為最深當路于朝不為不得時言聽諫行不為不得君

以先生之門論之盖四科之上士而正之不肖不惟不
敢自附于七十子之後是殆庶幾乎三千之徒之間耳
德行言語固無足比數而文學政事又不足采録然其
初之所懐者如此而中之所存者又如此今之所以自
安者又如此今年五十有三矣一毀之餘殆將不復尚
書其亦念之哉往者新進之士釋褐而歸者謂正言尚
書嘗辱問其姓名焉意者盖憫其窮悼其屈思有以少
振之也因不敢自棄而一吐之文集數種各附跋語其

後贄之書府願一覽以見其所得之如何不宣正皇恐
再拜上

通劉侍郎書

正聞孟子曰賢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今以其昏昏使人昭昭蓋謂已先知之而後可以覺其所未知已先覺之而後可以覺其所未覺也已則未見何以使人之見已則未聞何以使人之聞是故審聲於聾考色於盲是猶索金於窶人之子其不得亦宜耳伊尹有堯舜君民

之學然後可以使君為堯舜之君民為堯舜之民甘盤有天人之學然後可以使其君保乂有邦禮陟配天多歷年所此三代之際有其學而見之於用者也孔子有經天緯地之學而定公莫能用故其學獨傳於門人載於六經孟子有居仁由義之學而齊宣莫能用故其學亦傳於門人而載於七篇此三代以降而不獲於用者也邇者儲宮既建博求天下儒學之士以為文輔侍郎實與其選天下有識皆欣然相慶曰是可謂得師矣侍

郎之學造之也深存之也至察之也精而養之也久是
不可謂無其學而苟於充其位者也且正何以知之夫
聖賢之學內外交相養而已養之於內則禮義之悅我
心者不可無以發之養之於外則進退周旋之際起居
飲食之間亦不可無以示之內外各得其養而聖賢之
所以為聖賢者在是矣侍郎在太學時必欲以其師白
鹿書院之規揭之學以養之於外又欲以其師大學中
庸語孟之書講之諸生而養之於內正是以知侍郎之

學蓋有所自今者之除非無其學而苟於充位以為榮者也今旣數月矣而朝夕輔導之方左右啟廸之具不識尚可得而聞乎正竊謂輔導太子啟廸開諭者固不一端然明經義以資益其聰明謹遊從以涵養其性情是二者蓋其事之大者焉夫太子之學何學也將學為人君為人父之道也欲學為人君者當先學其所以為臣之道不能盡夫所以為人臣之道則亦不能得夫所以為人君之道矣欲為人父者當先學其所以為人

子之道不能盡夫所以為人子之道則亦不能得夫所以為人父之道矣故為人子而孝者必能為慈父為人臣而忠者必能為仁君是道也載之六經故太子不可不講明經義夫所謂講明經義者非若文生才士破碎章句穿鑿義理以幸於有司也是將以格物致知將以誠意正心將以齊家治國是三者而已是故輔導之選惟其學不惟其科第惟其道德不惟其文采蓋有文采者未必知道有科第者未必知學而帝王之學無所用

乎文采科第也夫六經之義浩如淵海學者所造當有先後孰先而始孰後而終是不可不知也夫聖人之立言語其精者固未嘗遺其粗語其末者亦未嘗遺其本本末精粗本自一貫然其親切著明造之而易入講之而易明者莫若論語是以明經之序當先論語次七篇次而大學次而中庸次而詩次而書次而禮次而春秋而終之以易焉夫易窮理盡性之書而論語者切問近思之書也學者必先切問近思而後可以窮理盡性則

不躐等不陵節聖人之道為可得聖人之事業為可有
矣夫孔子晚而後學易而後之學者乃以談易為先周
公作周官槩言教國子而不專言教太子之法蓋亦有
貴賤學無等差自太子達於庶子以及公卿大夫之子
一而已然所謂教國子者教之以詩書教之以禮樂而
已當是時文王之易其發明天人之蘊亦已備矣然終
未以為教三易之法特掌於太卜周公之意必有所在
發明經義以輔導太子者亦不可不知也今夫蓬生麻

中不扶自直入芝蘭之室久而不聞其香居移氣養移
體是不可不圖之於其初也今士大夫家求師以教其
子者固不可不謹然至於朋友遊從之間亦豈可不察
蓋先生相與言必以仁與義市井相與言必以財與利
聞仁義之言久熟則必悅於仁義而欲為仁義矣聞財
利之言久熟則必悅於財利而欲為財利矣此自然之
義也自昔帝王之資聰明睿知未有不過人者苟於性
習之未遠嗜欲之未流熏之以詩書之氣濡之以禮義

之味則日就月將有不難致者故曰蒙以養正聖功也夫天下之道二正與不正而已朝夕與正人處則耳聞正大之言目見正大之行熏習漸染夫安得不正朝夕與不正人處則口習邪僻之言身習邪僻之行熏陶變化夫安得而正是故欲其進德而毋敗於德欲其修業而毋怠於業則其居處之間遊從之際必皆有以為之慮而後能得也且其所與居處者何人也是不可不知也其所與遊從者何人也是不可不知也左右前後罔

非正人則誰與為不善左右前後皆非正人則誰與為善所與居處所與遊從而皆得乎逸民處士則誘之以聲色之奉而傷其性導之以貨利之事而損其行者必無之矣如是則吾之進說必欣欣乎其樂聞也所與居處所與遊從而不離乎近習小人則引之以詩書之正道啟之以先王之法言者亦必無之矣如是則吾之進說必戛戛乎其難入也豈可自謂吾惟以說經為職而於其居處遊從之間漠然不為之慮而望其能進德修

業乎昔惠帝聘四皓以為羽翼肅宗親李山人與之共事本朝真宗禮白雲先生與之往來是皆可為後世法程子嘗建言乞擇老成宮人內臣侍哲宗而經筵祇應人亦皆在遴選今春坊內外供給之人若皆得謹愿者為之為益亦不細矣此謹遊從以輔導太子者又不可不知也正又嘗求之於古得可以為戒者二可以為法者三可以為法者商高宗周文王滕文公是已可以為戒者堯之丹朱舜之商均是已古之帝王未有不尊師

敬友以成其聖德者古今之稱大聖人者必曰堯舜然皆以精一執中為學蓋學則為聖為賢不學則為愚為不肖理之必然耳丹朱商均非其無以為師者又非其無以為友者卒之不肖焉何也夫人之生或不幸而有疾雖欲學之而才有不逮勉焉盡其至可也彼商均者不知其才之何如而丹朱以傲闐是其才亦有過人者而卒之不肖則不學之罪也使其知學去邪以從正去惡以從善沛然其誰能禦之此其可戒者也夫古之聖

人雖曰生而知之然攷其行事未有不學者高宗自謂舊學于甘盤蓋其少時已得甘盤而師之講之已熟行之已至觀其得說與之議論至於啓心沃心之說光明照徹煥然於千載之下中興之功蓋有不足為者是皆其幼學之力有以致之也文王之為世子也仁孝之實見於躬行者已不可及然猶孜孜汲汲養老乞言尊師重道不自滿假故君人之大德事君之小心自其為世子時已自成之戰國諸侯誰能以學為事者獨滕文公

知敬孟子故孟子一見遽告以堯舜之道性善之說此不惟有受道之質而好學之心亦可見矣他日問禮問為國孟子所以告之者皆王道之綱仁政之本惜其未能始終師用孟子而至於王也然其好學之心卓然如此視齊宣梁惠沉酣於功利鄙淺之說者萬萬耳此可為法者也今之宮僚可謂備矣然獨侍郎力辭兼職乞專一贊諭是殆以春宮德業進不進為己任者故正輙以其淺陋之說進於左右正不肖不學無所取才然區

區所以望侍郎者不敢以望於人惟侍郎加察

性善堂稿卷八

宋 度正 撰

啓

通參政啓二首

伏以學貫天人才兼文武高明光大贊聖化之更新安富尊榮究真儒之成效風釆聳聽精神折衝國有人焉吾無憂矣恭惟宮賔叅政知院器業閎博識慮精微經綸之略甚高康濟之心尤遠容止可觀而進退可度富

貴不淫而貧賤不移惟衣裳惟干戈凡有謀而則告以
儐相以軍旅蓋無施而不宜越執鴻樞進參大政朝夕
納誨夙夜惟寅厚風俗結民心思復見聖祖神宗之盛
治退小人進君子惟推行慶歷元祐之舊章措四海於
隆平建萬世之長策規摹先定根本不摇羽翼春宮所
以重宗廟扶持國是所以尊朝廷溯洙泗之淵源消漢
唐之朋黨大綱既正萬目斯張雖已舉中國之内修然
未忘四夷之外侮審觀事勢灼見幾微兼收小大之才

以備緩急之用合謀并智諒何事之不可為捨短取長
亦何才之不可用德量既侔於河海元勳斯溢於鼎彝
國以賢興士無遐棄正少也志學壯而力行幸親接於
前修頗周遊於當世會邪說之競起永矢退藏覩公道
之重開載懷奮發況親年適當夫喜懼而子職敢憚於
勤勞敬以微蹤仰歸洪造可使宰也可使賓客也自惟
何有於猷為用之鄉焉用之邦國焉決不仰辜於推擇
言不足信試而後知

倚老臣以輔政斷自聖心推幼學以濟時實惟素志道
高明而光大君安富而尊榮國有人焉吾無憂矣恭惟
宮賔大參政知院相公受天間氣為時宗工淵源洙泗
之深蹈履詩書之粹德義可尊進退可度巍乎一代之
典型威武不屈富貴不淫屹若中流之底柱自登近弼
式究遠猷措四海於太和建萬世之長策規模閎博識
慮精微羽翼春宮所以重宗廟扶持國是所以尊朝廷
皇極茂建而庶政以修大綱既正而萬目斯舉固已强

中國之勢然未忘四夷之憂樂育天下之英才以壽斯文之命脉軫伊尹不獲之念躬傅説旁招之心一聞姓名皆在簡記故凡善類之去就獨以明公為依歸進君子退小人相業遠追於前轍致隆平頌清廟元勲行繼於古人與國咸休永世無極正材雖無取志不甚早雖邈在於後生猶逮承於先覺會邪説之競起永矢退藏覩公道之重開載懐奮發況親年適當於喜懼而子職敢憚於勤勞謹以微蹤仰干洪造可使宰也可使賔客

也自惟何有於猷為用之鄉焉用之邦國焉决不仰辜
於推擇言不足信試而後知

通任樞密啟

畀聖父之潛邸仰荷誤恩奉慈親之版輿載諧初志頼
上前之數奏被中命之褒嘉捧戴以還感藏莫喻伏念
正少緣經藝早綴儒科不以流俗之所輕易其中心之
至好惟其生長於西南數千里之外未免浮沉於州縣
庸衆人之間奮然為雲谷之遊直欲極風雩之樂適所

顧欲忘其疲勞遂得收放心一言以歸乃知不遠復三字之訓然以私淑諸己非敢求多於人中蒙連帥之薦揚尋被遴言之横及但知忮其私忿遂併毀其平生謂其問道於偽學禁錮之時乃是要名於正論既明之後窮無所告退而自憐會公道之復興徐浮言之自定雖阨引旌之召猶紆麾紱之榮奉命於羽檄奔馳之餘竭力於科調浩繁之際偶緣辦集獲被甄升付之夔峽之上流介乎川蜀之都會事任愈重綿薄是憂此蓋伏遇

宫賔知院樞密相公妙貫天人資兼文武覩傳至學非
堯舜則不陳雅意本朝安社稷以為恱旁求學道愛人
之士坐收博施濟衆之功致此陋庸亦叨器使正敢不
力行寛大之㫖曲盡撫摩之勤惟是此邦素稱瘠土揆
之他郡半是疲氓況縣官之闕者葢已十餘年而郡政
之弊者亦非一二事加以財賦方經於根括絲毫無復
於贏餘儲蓄一空公私俱敝惟當儉以足用寛以愛民
力加勉於新功期速還於舊觀以師旅以飢饉庶乎三

年足民之可幾如禮樂如會同則非平日言志之所及

通侍郎啟

垂紳正笏方為儒學之侍臣大纛高牙又作詩書之元帥公望實之甚著上眷倚之益深隆旨洊頒士心交慰天開井絡地控坤維祖宗以來已為國家之重鎮朝廷之上常選天下之望人雖沿草亦或隨時而規撫則有定論蓋根本之地不在於彼而在於此故委付之意不于其外而于其中大哉神聖之遠圖極此古今之長筭

所謂犬牙相臨之勢又何大尾不掉之虞機權不遺事
勢斯定恭惟某官氣全剛大道極高明拳拳抱憂世之
忠挺挺有經邦之志器業宏而識慮遠議論正而操履
淳支大厦允為棟梁濟巨川則作舟楫㥿㥿餘刃斯能
定社稷能安國家斷斷無他必不侮鰥寡不畏彊禦庸
膺寵命特畀价藩佇覲衮衣之歸入贊鈞陶之化正叨
承小邑服在下僚志竊效於區區考不辭於下下夫何
小己之幸復值大賢之來聞絃歌之音一笑償武城之

遇遊舞雩之下此身顧闕里之歸欣幸之私數宣靡既

通憲使啟

風綸渙發輔英初下於吳天霜節晉升乘傳遠馳於蜀道想聞風采之盛喜見光華之新敬薰一緘遠候六轡恭惟某官剛大以直高明而中學術追配於古人超乎百氏文章衣被于當代本之六經卓然履踐之極高偉矣規模之甚遠入則參宥密之地獨見幾微出而司號令之權共推仁恕惟其公論之益著所以聖眷之愈隆

亟加臨遣之恩將示登庸之寵矧惟益部乃控重邊蠢爾羌戎喜則人怒則獸繄我漢使仁如春威如秋行發軔於詩書以折衝於樽俎捫參歷井少資攬轡之勤自西徂東遄即賜環之召正深惟空乏之誤被使令懼所任之靡勝顧自謀之何暇代大匠斲寧逃五日之譏從君子遊幸托百年之好

通利州唐寺丞啟

恭趨行闕獲奏名天子之前分領學官復從事諸侯之

後俯慚末學仰玷公朝依仁幸際於大賢省已庶安於
微分重念正零丁弱質憂患餘生漫傳先子之經初乏
趨時之技一舉於禮部已愧叨塵三考於判司曾微補
報欲退伏林泉之下將盡心簡冊之間簞食豆羹心已
安於顔餒抱關擊柝義亦由於孔貧遂逦負擔出門躡
履就道困于荆楚憔悴何堪戹於江淮歸投無所以至
觀光王國講業閭中風雨霑被者朞年水陸奔馳者萬
里面顔如鐵心志已灰徒自歎於天窮實難堪於官使

使其優游學問己無可師況復奔走道塗又何足取欲
逃曠責實賴包荒某官德性恢洪道心精粹家傳至學
非臯夔之事不存於心身為儒宗非孔孟之談不出諸
口洊更華要益茂風猷永惟元祐之得人莫盛眉山之
多士然頻濵事業克家之子未聞斜川詞章傳世之孫
安在賢哉三葉萃于一門此天下所以仰首而歎嗟縉
紳所以交口而論薦當資盛德以佐中興付以雄藩實
朝廷進賢之兆堅其大節亦世臣事君之端公固優為

正敢妄論正將緣賤職得在下風若何施為可免尸素識荆州之面期不負於此行升夫子之堂或有取於他日歸依則切數陳莫周

通新運使啟

奉藩近輔名震京都畀節昕庭光生盐部粲若除音之下温然和氣之敷凡在照臨舉增欣抃惟西南之要地控夔梓之上流雖好文之鄉凜遺風之尚在然弭兵以後猶舊觀之未還重以羌戎窺伺之靡常加之師旅饋

運之末已儻非碩德昌副上心恭惟某官識度昭融器業閎遠謞謞圭璋之質㦗㦗柱石之材碩膚象於狼胡卓哉郇廟之用信厚符於麟趾盛矣邦家之光胄中未究於經綸天下已聞其風采英聲四達公論一詞曰者重建中興更新聖化謂天臨萬國事不可以遐遺而日靖四方政當明於先務帝思俾乂誰能往欽急欲得人大慰爾遠方之望疇咨在列莫如我同姓之賢申命使華式將隆指軺車戾止坐觀四境之澄清袞衣歸兮行

慶千齡之際遇正叨塵下邑密邇崇臺敢辭負弩矢之勞誠喜見羽旄之美使蜀父老復覩諸葛武侯之政諒非偶然而魯諸儒得從河間獻王而遊誠為幸甚冒懐欲吐筆舌奚殫

通漕運使啟

九命奉藩聲動辰居之北十行畀節星移井絡之西渙萬里之風雷沛一方之雨露好音至止清議翕然竊以四蜀腹心益州所部最其至重九重耳目漕臣之寄尤

為不輕矧惟聖朝深念遠俗行寬大之詔務得民心擇
忠厚之人以諭上旨玩印久矣詔公往焉恭惟某官天
性温淳風姿秀偉抱圭璋之質早涵浸於詩書振金玉
之文大發揮於事業洊更華貫綽有休聲懿德彰聞允
矣清廟之瑚璉大宗維屏盛哉皇家之本支方浯中式
茂於棠陰而日下已傳於梅信帝謂坤輿之遠人情欲
極於周知公為天派之英儒效又彰於已試故班明命
特畀皇華雖一角祥麟暫賦西郊之游泳而九成鳴鳳

終為北闕之羽儀

上運使啟二首

曾叔祖奏名昔託鴈行之列愚小人試吏今依虎節之光天或相之事有如此正荆州冷族巴子書生自其志學之年雅以致身為事中遭憂患外迫飢寒身愈困而志愈堅行益修而名益下既叨吏禄益肆簡編儻朝學而有聞雖夕死而何憾出求當世之先覺驗其平生之所知幸得分教之除以為歸養之計二年於此碌碌無

稱三省之餘循循自愛已以為樂人以為憂苟執德之不踰豈知言之罕遇恭惟某官先儒領袖後學宗師德量如司馬天章澄之不清而撓之不濁政事如鮮于諫議道之斯行而綏之斯來士喜於有歸民喜於有託小人喜於有養君子喜於有師正亦諧其逢自聲厥幸羞以牛後深慚東野之踈拜於馬前儻惻北平之念

廼眷西顧久虛使華分命儒臣來司計府聲傳劒外歡動民編想萬里之雲霓作一方之雷雨企踵而望何來

之遲某官上應天星下為人瑞優游儒館盡窺秘府之
藏振發士林獨得聖門之妙英華積著事業光明宜入
經筵開明于帝學宜登臺省潤色於王猷而任久逮於
自然付行藏於有命分符畿甸仗節遐方雖僻遠之民
幸蒙芘覆而縉紳之論咸謂淹濡恐孔席之未温即漢
詔之已下正詩書未裔庠序晚生問道尋師殆環天下
為貧竊禄屬在部中豈敢速成尚期與進願學孔子雖
無齊人之鎡基親見子雲行有俟芭之幸會

上總領啟

光被王言進司蜀賦百年喬木人知世德之深四境甘棠公有仁聲之大風雷初發草木生輝竊以綿地數千在撫存于根本帶甲十萬庸克壯于金湯自非通敏之鉅儒何以斡旋于大計帝曰誰可僉言汝諧某官道極精微氣全剛大稟湖山之秀如光風霽月之照人得洙泗之傳如白日青天之在上伊尹周公之事能世其家管仲晏子之功絕口不道蟬蛻于權謀之外鴻飛于仁

義之中九重眷知四海推重永念四蜀困窮之久當資一代温雅之材君子是圖我人何幸李公擇首司國計皆知朝廷無聚斂之心韓稚圭出撫西師固識聖主有圖回之意事實在是公其懋焉正賦性甚愚知學最晚不敢雷同于世好深期有得于師承幸託光輝得覩矜式延頸跂踵願依數仞之牆摳衣趨隅庶幾一貫之道

上趙茶馬啟

論鄉秀以賦歸久違英範捧臺書而就列復近修門喜

華表之得親激懦衷而自壯有懷如渴欲嘿不能重念正賦分多奇受才甚謭自結髮務求於正道每行身輒蹈於危機千慮百思不為城府十步九折未免風波幸禮義之不愆則俯仰而無媿有如去春之較藝實對白日以盡心欲覽青衿之英竟墮黄口之謗駭機一發孤迹屢危賴聖朝愛惜於人材致士類保全於科目固已梗夫人之進猶未足怨者之嗔夫何南宫之首科復在春闈之冠選羣狙始息多士同稱用之安富尊榮已慚

前哲容也溫柔寬裕實倚宗工恭惟某官燭於理以甚
明存其心於至大好賢惡不肖豺狼無當路之虞捨短
取所長桃李有潲門之盛人方依於喬木上將作於歸
禾正備歷險艱愈思懲艾困於心衡於慮誓加勉於新
功博以禮約以文幸亟加於惠訓鄙心所志筆舌奚殫

賀茶馬啟

光被選掄榮膺任使去東川之寄當一司榷收之崇陟
西清之班實兩宮眷倚之厚一札翱翔而來下萬夫鼓

舞以歡騰惟蜀號四塞之區而地控三邊之重南撫南詔北通北戎夷人所交不可無羈縻之政廟算之得是以有博易之權必屬重人以董茲事在中原全盛之際當聖朝積習之餘人既豐穰物滋蘩衍茶以觔計者日且千數馬以駟計者歲將萬餘中興以來故規未復究觀近日委任之意大非曩時措置之權謂四蜀之封據上流之甚險而三秦所闞眇中土之可觀故資當世經綸之材將圖決策掃清之計恭惟某官器業宏遠學識

高明通古今治亂之源可以備顧問歷內外事機之久
可以贊弼諧而執德不踰守道難進既公論之莫掩宜
聖眷之加隆念非表表愈偉之人孰付多多益辦之事
遂從使指擢置大司重衛君之行素盡秉心之道大魯
侯之去益著無邪之思行觀禮樂運用之動人坐見竹
帛勲名之入手事固如是公其勉焉正弱質菲材孤生
無取學雖勤而未就志則有而甚踈動多迂濶之為久
賴包容之至甘為下乘曾何冀於天閑敢作微聲自貽

羞於石髴

賀守文右司除起居舍人啟

榮膺親擢光奉制書越從鳳沼之游進列螭坳之近眷優綸綍歡動縉紳洪惟聖朝若稽古訓克謹正君之大義式嚴載筆之攸司依日月以對清光蓋將養萬幾之慮推古今而贊鴻業所以澄百度之源羽儀金閨後先玉步凡春秋之會要凜氷雪之甚嚴刋堯吁舜俞賡一事之不謹而商盤周誥垂百世以無窮允惟四海之英

儒仰副一人之妙選恭惟某官性資温雅襟度清平卓乎忠義之世傳附以詩書之幼學在朝而從大夫後已多貳化之功束帶而與賔客言遄至折衝之效播於清議簡在上心大書特書游夏之詞莫措一命再命臯夔之業可期坐符三月之遷行慶千齡之會人所望者公其懋焉某留滯西陲翱翔東望有懷賀厦莫尾賔筵控弱水之三千徒嗟短翼摶扶摇之九萬仰羡脩程

性善堂稿卷九

宋 度正 撰

啟

贄見漕使啟

伏以為貧而仕固難擇地而後居直道而行未免倚人以為重思見君子實勞我心輙陳世俗不腆之詞以當古人執贄之義正資性庸下見聞濶踈漫求聖智之用心雅於詩書而有契將循此以自樂願終身而無他偶

緣生理之蕭條繼以骨肉之零落不能固守其貧賤之操於此輒萌其祿仕之心黽勉一來慙皇萬狀論其學則時謂之偽語其材則時謂之疎心則無干於人行則寡合於俗進則人將指目退則人將誚譏揆之適時之材可謂無用之士甫終下考分還故山天實假之使識大賢之面士而有此庶安不肖之身恭惟某官道配前修行高當世包太虛以為量得失不動其心粲春風以為言喜怒不形於色當代典型之老中興勳業之苗進

退雍容議論宏遠愛民如保傅之於赤子待士如父師
之於諸生和氣襲人歡聲被物正首拔狂斐已蒙一字
之褒今辱照臨永託二天之庇歸依則切敷陳莫周

贄見利守唐德輿啟

竊以郡之有學猶人之有衣冠學之有師猶衣之有領
袖未有毀其衣冠而可以成禮去其領袖而可以成章
惟其謹擇於材能庶或有裨於教化若稽古昔厥有本
源永惟虞夏殷周之興則篤學校庠序之事上自國子

下及編民厥生始及於七年大抵已升於小學君師倡
其道於畿內諸侯行其法於國中及周之衰其事遂廢
晚生夫子先王之道復存中遭李斯後學之徒又盡自
是或興或廢初無定規一存一亡顯有成效迨我有宋
考法成周自列聖之增修視前古為大備至郡國皆興
於學而朝廷各命以官要在成材非為觀美得人之盛
自古罕聞就學之多於今尤甚欲堪斯任允屬真材然
開導作成固學者事主張振起在上之人恭惟某官一

代儒宗三朝元老量周天地不求備於匹夫道燦日星實有光於前哲奮乎百世自成一家昔曽參躬行三省之勤故聖師口授一貫之妙退與其徒而商論則極其義而推明忠恕一陳本末兼盡蓋一唯所以承先覺之指而兩言所以開後生之機惟正之心以參為法入侍夫子儻精義妙道之或聞出領諸生則誠意正心而顧學造拜之始敬吐以聞

上太守啟二首

護孔孟文章之印深愧迂疎依襲黃師帥之光幸逃訶譴撫躬自省荷德已多若昔大猷厥有成憲漢文翁之在蜀所先者教化之原唐常袞之治閩所重者師儒之事易其俗以俎豆作其人以詩書三代以還獨稱俊偉百世之下莫並光輝永懷千載之人儻可一時之遇恭惟某官踐修德盛存養功深黼黻文章若風行於水上淵源議論如珠走於盤中舒徐乎禮樂之間馳騁乎翰墨之際吾黨小子雅知斯道之宗四方諸侯誰出我公之

右英聲籍甚深議鵠如庶幾齊魯之一儒不愧漢唐之
二老正久茲託跎行且賦歸求也退由也兼固已歸於
權度夷之清尹之任或有望於品題
分璧水之教亦既二年借玉山之輝始於今日將進趨
於函丈輙自吐其平生正賦分窮奇受才謭薄人雖謂
其可學心獨憂夫無成逮先人之存僅傳章句賴慈母
之教不失指歸方踰弱冠之年幸膺科舉之累遂捐他
習搜求未見之書迺於遺編髣髴不傳之旨知名教自

有可樂謂事物無足動心朝夕於斯出入由是專心致志不知世俗之是非徽色發聲欲慕古人之踐履坐縻學校雖曰為貧從事詩書將期進德昔焉聞道今幸得師某官天性高明中心樂易蚤登堂奥獨得範模禮樂以治身莫窮其際儒雅以飾吏所存者神正幸遊庠序之間與聞俎豆之事以為鳧以為雁明公裁之置諸淵置諸天小子命也

遠迎知府啟

涪東作鎮棠蔭未移劍北奉藩綸言已至望羽旄而注目極草木以歸心素履所聞先聲甚遠某官先儒領袖後學宗師機杼文章續鼻祖子淵之緒淵源學問得鄉人楊雄之傳隱然三代之英奮乎百世之下高詞妙墨已衣被於兩川大冊雄文行發揮於九誥少淹鴻翼復剖麟符雖川秦之交上不輕於畀付然鄒魯之學公未究於設施恐孔席之未溫即漢詔之已下正詩書餘業庠序晚生二年於茲初何所補六藝之外不知其他天

或相之公具來止興仁於大學雖微何蕃之賢問道於
河汾或在董常之後

謝趙運使啟

數月羅大幕之下昔叨顧盻之榮一封奏九重之天今
被挽推之寵懼庸虛之不稱戴恩誼以若驚竊以濟時
當用於真才共理宜資於衆力得百君子國中未足為
至多進一小人天下將受其極弊是以賢愚之判貴於
審尤貴於嚴黜陟之間惟其公亦惟其斷自非獨抱高

明之見安能不惑好惡之私選掄靡失於若人任用乃裨於斯世如正者山林賤士鄉庠散材誦糟粕之遺幾唇齒之俱腐閉戶牖之蔽曽心性之未知倀倀而居碌碌何取偶被科舉之籠絡遂陪衣冠以馳驅三叨試用之恩一乏可稱之實雖先生長者力加於扶持然朴學短才未免於淪棄浩歳月其逾邁撫簡編而慨然仁言或借於齒牙弱質遂生於羽翼此蓋伏遇某官存心王室屬意治功奉天子之命以活西人既仰寛於憂顧取

遠方之才而輸北闕將益究於經綸猷為力黜於浮虛簡拔遂加於魯鈍正敢不力行素學遠迹清修志在春秋而行在孝經儻修名之可立生者父母而成者夫子誓終身而勿忘感荷之私數陳莫旣

謝運使啓

古君子當進退之間必本於義禮以為之決擇明使者處黜陟之際必量其才能以為之等差惟人物之不齊故器業之各異魁奇特達或可以為公輔之資沉靜淵

深或可以為獻納之任或其才識之穎異可以校中秘
之書或其行業之潔清可以率太學之士或可為十室
之邑或可為諸侯之賓蓋人品有天淵之殊而科目有
小大之辨必欲得人以報國其惟體道以盡心苟或非
才未免謬舉如臣者齷齪下品零落孤生讀聖賢之書
未能知其蘊奧究古今之際未能識其變通奮身鄉序
居然庸衆人之中濫迹泮林邈然諸博士之下黙而自
信久不知名既不足以望玉堂之遊又不足以冀金閨

之選徒慕古人之至樂甘為聖世之棄人夫何華袞之褒許以儒冠之亞某官心存公恕志在經綸以社稷安危為己憂以人材進退為己任大綱所在上焉已得於鶚鵬數罟所加下亦不遺於蝦黽致茲瑣末亦預甄收正敢不策勉奮揚激昂蹈厲謹視聽言動之非禮於顛沛造次而必為違而致君誓益堅於素志窮而懷道期大振於修名

謝制置吳侍郎 袖 啟

伏以連帥薦論偶當殊選朝廷過聽特畀誤恩人微地寒靡容控避禮優意渥但切凌兢捧戴以還感愧莫喻惟茲蜀部雖曰陋鄉其在本朝頗多異產或以風節力諫於熙寧之際或以經行勸講於元祐之間或辯別邪朋正色於紹聖而來或扶持國難橫身於建炎以後浩乎人物之富見於史冊之書故惟歲貢之科是謂藩條之大身任州縣者蓋千百數名登廊廟者僅五六人一被冕旒之眷知經當公輔之委任惟其進用之甚速是

以采擇之加嚴必能得一時之英才始可繼累朝之盛事如正者賦資庸下立志迂疎本期得祿以養親豈敢干時而枉道幸因詩書之糟粕獲聞師友之淵源道之可宗千里不以為遠義所不顧比屋未嘗登門不知奔走之勞自適講摩之樂聊欲系志於翰墨久已冥心於是非鄉人之善好之自存月旦君子之道鮮矣未識本原雖嘗自立於風波洶湧之中實不徼福於議論平定之後深惟淺陋有玷明揚比蓋伏遇某官領袖諸儒蹈

履六藝大節已著於初筮清名益震於裔夷先天下而
憂四海每深於系望以社稷為悅九重尤切於倚毗堂
堂輩赤舃之賢勉勉下白屋之士然道德之老斯垂意
於儒雅功利之夫必先務於權謀夫何端人下取狂簡
正敢不益堅所見思勉未聞窮則立言達以行已升沉
異勢夷險一心昔趙韓王補袞以悟宸聰歐陽公連章
以進善類誠心既切天意自回今觀一再之陳聞斯謂
後先之相望念遭逢之若此顧報稱之謂何取其片善

錄其寸長載蒙華衮之一字高之九天遠之萬里顧賦
緇衣之二章感激之私敷宣靡旣

謝觀察使大資啟

竊以晝錦暫還幸致摳趨之敬雷封初試遽當顧問之
科驟膺非分之褒不任臨深之懼竊嘗謂楊墨仁義毫
釐之差則流於異端管晏事功方寸之陋則以其小器
況懷材負義者或不顧古人之糟粕而研精覃思者或
未通當世之經綸此後世人材所以難全而昔者聖賢

蓋常興歎如正者稟資甚下立志尤踈徒以世業於詩書遂得早親於墳典致知格物未能倫類之貫通明善誠身豈有文理之密察不敢半塗而廢惟憂一簣之虧蓋嘗千里尋師幸不迷於塗轍第恨獨學無友終未免於面牆忘衆口之所非冥一心而自進所謂碌碌餘子空空鄙夫漫竊斗升以奉甘旨何意天下之大老察其胸中之所懷深愍滯留特加論薦此蓋伏遇某官身為宗老志在本朝拳拳盡致主之忠挺挺極濟時之用決

大事定大策每切中於幾微行正道出正言已備形於施設允矣宗廟之美煥乎簡策之光君子遵道而行孔宣父之門僅得數輩大臣不可則止范蜀公而下不知幾人出處各惟其時進退不失其正在其位則以社稷為悅居於家則以天下為憂搜羅鄉曲之遺材以備朝廷之乏用致茲庸瑣獲與品題正敢不循省初心激昂壯志推陳良之北學益堅平日之見聞佇周公之東歸願效異時之奔走具為感激未易名言

回李鳴鳳啟

濫蒙漕檄忝校鄉書欲搜博洽之材頗抑浮虛之習第憂拔十而失五敢謂得一以當千信所見以不移盡其心而後已寧遭譏罵不忍阿私一觸危機幾落深穽惟天有監付物無私歎時人之始疑至宗伯而論定恭惟省元先輩學通古奥行滿鄉評師友淵源遠矣有緒文章爾雅超然不羣是誠杞梓之奇才終作棟樑之巨用盛名已振更深夙夜之思正學以言佇俟天人之對

序

送黄侍郎序

昔之有天下者以天下治天下後之有天下者以一人治天下以天下治天下宜若散然不一也而天下常至於大治以一人治天下宜若截乎其不亂也而天下常至於不治何也蓋以天下治天下是之謂公道以一人治天下是之謂私意公道行而天下馴致於大治私說行而天下馴致於不治亦其理宜也舜非不足於智力

也而有四鄰文王亦非不足於智力也而有四友蓋天下大物也非一人一手之所能獨運也合天下之智力以運之而天下日趨於治矣後之論者謂舜之相十六人而文王之輔自伯夷太公之外又有所謂虢叔閎夭太顛散宜生等亦不下十有餘人何其盛也天之生才夫豈獨私於舜文王之世而已哉蓋用之則見不用則隱耳本朝之有天下也太祖太宗虛己用人收攬豪俊與之共治當時在政府者不下五六人至於仁宗之世

天下之治可謂極矣而考其所以致之者亦不過善於用人故當時之治莫盛於慶歷而慶歷政事之臣至於八人之多此萬世帝王當以為法況於聖子神孫乎皇帝臨御天下之二十一年盜賊已弭邊烽已息刑章不繁兵革不用天下之勢幾於小康矣然徐而察之則政教陵夷風俗委靡國用匱乏民力罷弊凡所以為根本之計者皆非確乎有不拔之實朝夕凜凜未知攸濟合天下之智力以共濟多事蓋未有急於此時者也而乃

大不然廟堂之上一相之外相與同心者協力者一人而已數月之間天下已莫不憂之於是豫章黄公來鎮於蜀已越四載清德既高雅望亦著皇帝若曰爾久勞於外其遂來歸輔予而前乎此者天下亦皆謂公必歸必相蓋上之所眷公者固甚切而下之所以望公以扶持公道者亦不為不至矣夫古之君子所以相其君成其功名以顯於天下者亦不過曰德量也明識也識之不明則無以别天下是非邪正無以别天下是非邪

正則將以賢為不肖以不肖為賢其將何所不至徳量之不足則必喜於自用而忌天下之才是心一萌視天下之才皆將無足與共事者舉天下之才無足與共事則舉天下之事將獨運而獨決之豈不殆哉正實有憂於此故因公之行不自知其僭越而冒言之願公自勉且以勉同列焉嘉定七年三月二十有七日山陽度正序

送吳侍郎序

詩云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此周中葉以後之詩也殷

鑒在夏則周鑒在殷今觀不遠之云者以見周之可鑒
者近在於周而又不在殷詩人舍周而言殷舍殷而言
夏言愈遠而意愈近何其憂時之深愛君之切委曲詳
盡忠厚懇惻如是之至也天下之事循其已往之迹而
求之善者以為法不善者以為戒監不越乎兩端而已
然舉數百年之事而語之事非不切也理非不明也然
而聽之藐然者耳目之所不接故也若夫事出於朝夕
之近其利害禍福昭然可見其可忽之而不監耶夫事

之失莫知所以為監而不能改無傷也知其所以為監則改之矣若夫知其敝而莫監而天下之患始至矣往者熙寧大臣之得君也盡棄祖宗之人材盡變祖宗之法度天下憂之以為其勢必至於極敝大壞而後已也而識者之論則曰朝廷而不覺悟則已一旦朝廷覺悟去其所謂新法而復吾祖宗之舊退其所謂新進者而復進其前日老成之人則天下無事矣然一事之失其始固羣起而議之及其積習之久則與之相安與之相

安則其回而變之也為甚難熙寧之法當時公卿大夫議其非者不知其幾其後用事者力破天下之公論主而持之其說之入於人也深事之行乎天下也久及其末也舉天下之士莫不以其學為孔子之學以其政為周公之政而不敢議是其習之久而其弊必至於是矣更化以來判别忠邪審核真偽收前日之所棄者而擢用之蓋知所以鑒矣然君臣宵旰三年於此而治不加進何也或者既其名而未既其實也嚮長沙吳公被旨

入覲天下之士皆曰公國之元老且久勞於外今其行
天子必用以為相公將何所先乎正曰公幼之所學無
非齊家治國之道而壯之所行又皆正主庇民之實使
其一旦坐廟堂之上必將不動聲色而措天下泰山之
安矣夫天下之事毛舉而陳之蓋不勝其多也然即近
事而求之士氣之委靡銷鑠其事為最大蓋士氣者國
之脉也士氣不振則國之脉病矣而可不憂乎夫所以
養士氣者非所以高爵厚禄之謂也信用其言固所以

養之也有言見用則士氣昌士氣昌則何憂乎盜賊何畏乎强敵何患乎天下不治正既以答或人之問退而書以序云嘉定三年四月日門生通直郎知成都府華陽縣度正謹序

謄錄貢生臣王　轂

謄錄監生臣沈　霽